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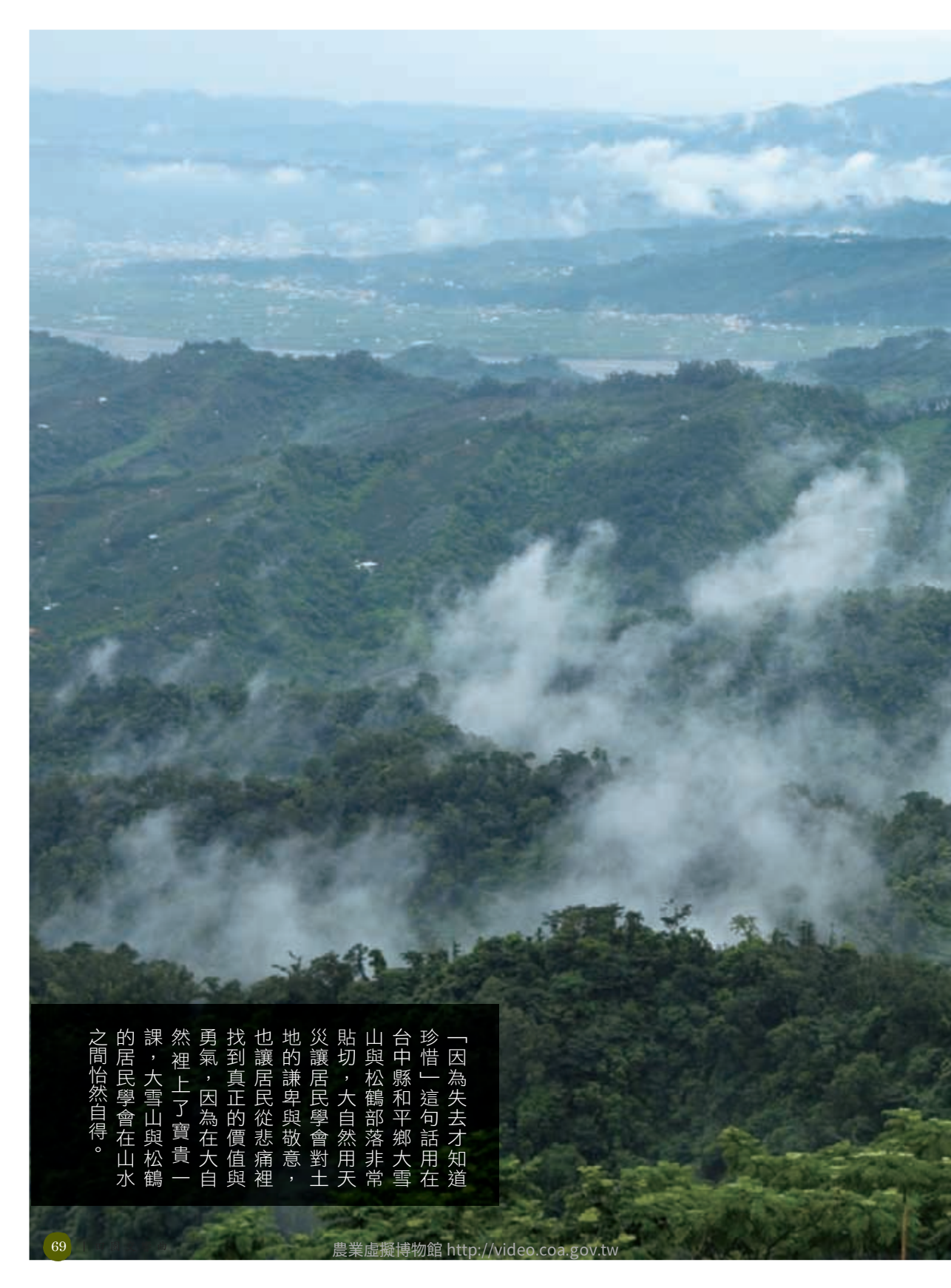
失而復得的

生態樂園

· 謝旺霖

台中縣和平鄉大雪山 & 松鶴社區

撰文／謝旺霖
攝影／陳國瀚



「因為失去才知道
珍惜」這句話用在
台中縣和平鄉大雪
山與松鶴部落非常
貼切，大自然用天
災讓居民學會對土
地的謙卑與敬意，
也讓居民從悲痛裡
找到真正的價值與
勇氣，因為在大自
然裡上了寶貴一
課，大雪山與松鶴
的居民學會在山水
之間怡然自得。

【農村Profile】



松鶴部落坐落深山處。

因為愛，讓社區得到新生

地震與風災，不知給台灣帶來了多少難以計數的危機和損害，然而，對有些人來說，卻是轉機的開始。

十年前九二一大地震，幾乎震斷了大雪山社區居民賴以依靠的商業觀光利益，卻意外震醒了他們的團結共識，進而決心將那



大雪山生態解說員陳俐卉介紹有骨消。

原本身邊失落的富麗自然生態，再尋回來。如今，社區已成孕育螢火蟲的重鎮，種類數量均屬台灣之最，花鳥蟲魚系統與雲海景致，亦堪稱一絕。

而松鶴部落，除了九二一大地震影響，曾也是土石流的重災區，但居民始終展現強健不息的韌性，積極復振屢遭覆滅的養殖漁業，更發展兼容多元族群文化和歷史的視野，營造出五葉松「一枝多葉」的原鄉特色。

探訪兩處同位於和平鄉的社區，我看到他們，不僅只是作為災難的見證者，亦代表著一種因愛生根的生命力量，展現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堅持。

還

未去大雪山山區前，我總在想，它應該隱身在遙遠

的重巒疊嶂之中，得艱苦地跋山涉水，才能抵達。到了冬天，村落覆滿了清雪，與世隔絕。但實際的它竟是如此地與我們接近。

位在台中縣和平鄉西北方，由東勢鎮轉進大雪山二〇〇林道，分布於十二至十五公里，海拔八百到一千二百公尺的範圍。從繁鬧的豐原火車站出發，僅僅不消一小時的車程。

一走入社區，我竟感覺它是如此「遙遠」，因為它彷彿是個沒有汙染的生態樂園。滿山遍谷的螢火蟲，拍翅旋舞的蝴蝶，魚身綻亮的苦花，幾乎隨處可見。若更仔細探勘，耐心舉目，你可能會在樹梢及淺草叢中，發現莫氏樹蛙、五色鳥、黃腹琉璃鳥、白



頭鵜、大冠鷲，甚至台灣特有種的——藍腹鵲，長臂金龜等珍稀保育類生物。或者，你可以選擇一個至高點，平野開闊處，坐望遠近瞬息萬變的山嵐雲霧，湧滾成浪濤，連綿成白海；或在晴朗的夜晚時分，俯視整個大台中地區輝煌璀璨的夜景，仰望細數滿天遼穹的星斗。



走過災難 復育真正家園

大雪山社區舉目皆被美好的生態所環繞、簇擁著。但它過去並非如此。社區生態解說員陳俐卉說，「有一天回到家鄉，發覺怎麼螢火蟲都不見了？蛙鳴也消失了！」農民過度墾殖，濫用農藥，與大批來訪遊客任意地在溪邊烤肉，垂釣，丟擲垃圾，濫捕生物，使大雪山的天然資源遭受嚴重破壞。而真正讓大雪山居民覺醒的是，九二一大地震後，路毀了，遊客不敢上山，居民投資的民宿，果園都泡湯了。在這樣慘淡的狀況下，大夥們才開始思索，「大雪山的未來該何去何從？能恢復往昔的美好嗎？」

次年，居民立即籌組「大雪山社區發展協會」，經過了無數次開會討論，確立先從改善環境著手，緊接著就是進行生態教育的紮根與落實。農委會水土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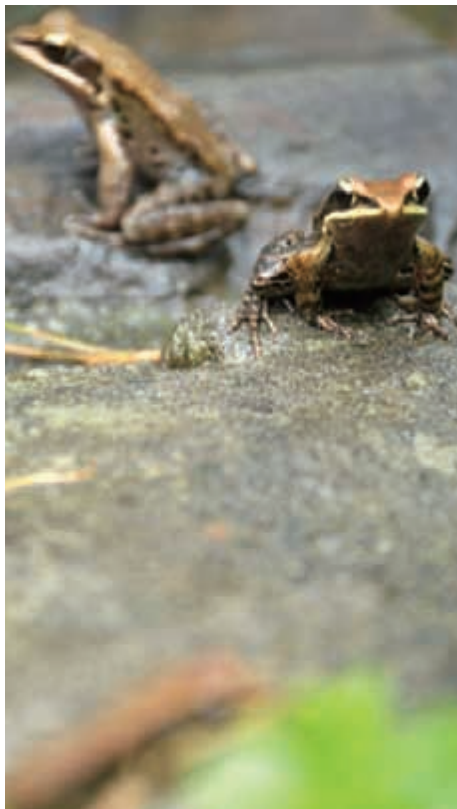
河床下自然復育的生態環境。

持局推動的「培根計畫」於此扮演著重要的推手和輔助角色。所謂的「培根計畫」，乃透過為社區量身打造課程，安排專業講師授與知識概念及實作技巧，建立民眾參與農村建設的機制，強化在地認同，並引導農村發展自主特色。

透過「培根計畫」和協會陸續推動的目標，居民對自己環境有了更深遠的認識，更寬廣的理念，放下以營利為首的思維，同時亦吸引年輕一代開始回鄉，投入社區工作。陳俐卉說，「其實我們做的是『護育』，而非『復育』，因為把環境保護好，牠（他）們就自然而然回來了。」居民有共識地不再噴灑除草劑，而改以人工親手鋤草，拔草；果樹栽培盡量避免使用農藥，而採生物防治；庭園，涼亭與步道修築，則充分運用當地的泥土，石頭，竹子和木頭等天然素材；螢火蟲季，家家戶戶減少開燈，熄滅所有路燈，以減低讓螢火蟲「黯然失色」的生存干擾。



大風草俗稱颱風草，民間傳說葉子的摺痕可以預測颱風次數



大雪山社區目前有十七種蛙類。



青箱。

如今，大雪山的蝴蝶已有一百五十多種，青蛙有十七種（全台蛙類有三十一種），螢火蟲近三十種（約佔台灣種類二分之一），數量獨冠全台。居民更驕傲地戲說——現在「鳥種」比人口還多勒！隨處可見「鳥（播）種的」生長茁壯的花草樹木。居民與自然和諧地共生，從行動中體認到，原來自然生態才是大雪山社區最大的珍寶。

與自然共生

從「有價／限」轉為「無價／限」，我想，那是大雪山社區教導我的功課，永續的生命啓示。

社區雖小，卻體現了天地時序無窮變化孕生的風景。三月，冬筍豐收，滿谷清芬；四、五月，油桐花開，山頭彷若遍鋪白雪，夜來螢火蟲亮尾交配，山道上像點燃了飛翔的繁星；仲夏清流消暑，滿天星

織：入秋楓紅，柿子甜；到了冬季，梅花飄香，雲海飄渺，山桐子結果，招惹來滿山垂涎的饞鳥。

與自然環境同樣叫人欣喜，卻恆久不變的，則是大雪山居民溫暖的人情與感動。散步途中，低頭探望一草一花，身邊經過的任何一位居民，都會願意放下手邊工作，為你細心導覽這裏一切的生態和故事。這種無償的服務，是他們為這塊土地投入的熱忱，為的只是盡可能讓每個來訪的人，更了解社區涵蘊的深度，一同分享他們從大自然中所學習的，虔誠對環境的尊重，關懷，以及愛。

若茵農場的吳媽媽說人在山中就是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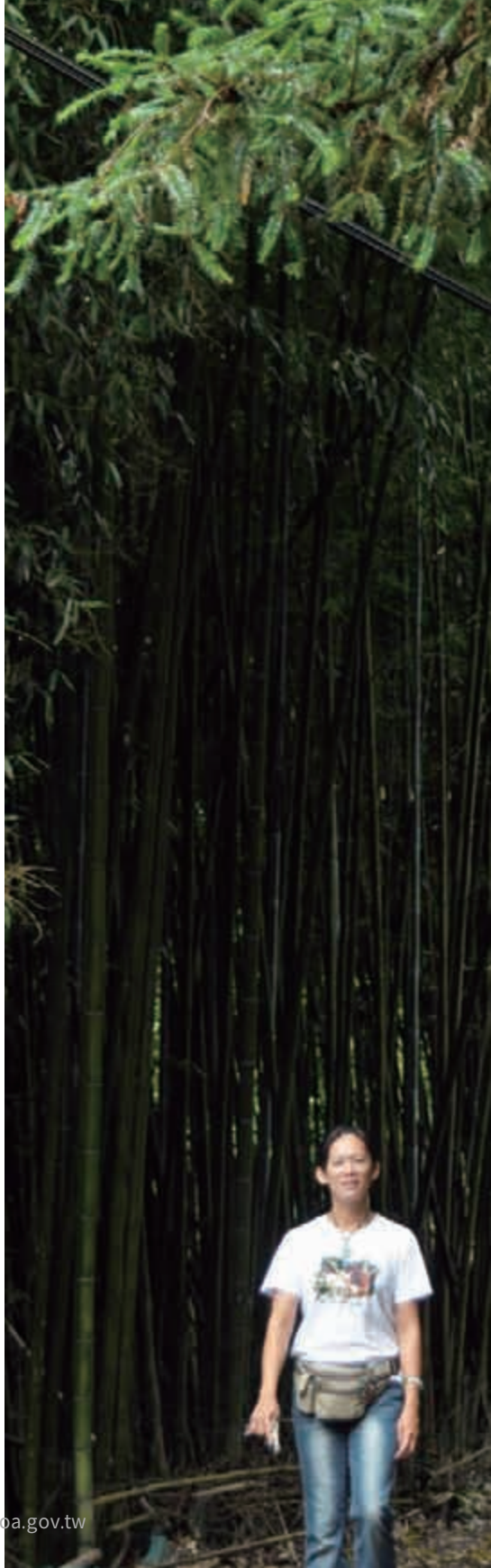




雲霧繚繞的若茵農場。

人在山中就是仙

沒有事先安排，當我們悠閒地漫步在生態步道上，巧遇了在石頭山間經營若茵農場的吳媽媽，她於是又熱心陪著我同行聊天（半途，她走進派出所領回寄放在那的孫子），並說起她的故事。二十年前，她定居加拿大，隨著罹患胃癌的丈夫回台就醫，但丈夫最後仍不敵病魔。她為此久久地難以敞開心懷，直到一次與朋友到大雪山社區走訪，頓覺生命有了依歸。她買地蓋屋，打算在此安養終老，沒想到安養休息不成，卻開啓生命豐富而忙碌的另一章。開始時，她只是熱心地替山友免費煮飯，提供簡單休憩的場所。在山友的鼓勵下，竟開起民宿。最後，更把財產悉數栽在這兒，拓展成頗具規模且溫馨雅緻的園地。這無心插柳的外地人，最後和當地人一起積極投入社區生態護育，踏踏實實成為「在地的」。年逾六十，依然能不畏苦累一肩扛起數十斤的枕木，到山裏和年





從天災裡體會大自然力量的大雪山社區,現在學會跟大自然和諧共處。

輕人一起築步道，為陌生的行山人體貼鋪路。

吳媽媽的兒子俊龍，因天災對民宿造成的影響，幾度想放棄經營，但又不忍見媽媽對「這個家」無法忘捨的愛，祇好把高雄的「祖產」一塊塊賣了，來補虧損。母子倆曾有過幾次爭執，吳媽媽掩著嘴，靦腆地偷偷笑著：「有一次我跟他說，有錢人就是想做仙。啊！我們住在這，就算沒甚麼錢，不是也過著仙的生活嗎？」聽說自此，俊龍再也沒有跟媽媽提起要放棄的事了。吳媽媽還特別為我解釋，「仙」就是「人」加上「山」，「你看眼前那麼讚的風景，住這，哪怕不是『仙』，也是『半仙』了。」若茵農場面東，坐擁著二百七十度的廣幅，遠可容納從南投到苗

栗的視野景觀，是社區內觀雲海，賞夜景的極佳去處。我看著她，手勢比畫和質樸純真的神情，心裏深深地為之感動。

育才巷上，還有一位吳媽媽，會釀造各種汁甜味美的梅子，也經營民宿，總綻放著親切的笑容，彷彿能笑開一千個亮麗的春天。與社區內大部分的民宿類似，這裏沒有一絲營利氣氛，只有滿滿的溫暖與誠心，永遠帶給你家的感覺。其實吳媽媽有半數



用松果製作的玩偶充滿童趣。



的時間，都在新竹做零售生意，再把賺到的錢拿回大雪山用。但她不是大雪山的特例，遠從澎湖嫁到此的石鳳凰亦是如此，平常有機會就帶團到澎湖，或者把家鄉的朋友帶回來體驗生態樂趣。或許，這是台灣許多山間小村共有的窘境。儘管生計辛苦，卻也沒人就此離開，縱使可往利益的方向稍稍偏移，但他們寧願守住大雪山一切的自然美好，只為讓更多朋友能分享他們的家園之美，也是不可割捨的台灣之美。

大雪山的居民就像是黑夜中，獨立，堅持閃爍的螢火蟲，微弱的光，卻能夠照見我們內心通往最純粹的童舞之夢。



攀木蜥蜴。

記住傷痛 找到力量

如果說大雪山社區是隻遺世獨立，成熟高翔的鳥，那麼松鶴部落，或許就是傷癒待飛的鶴了。

同樣位於和平鄉，相距約四十分鐘路程的松鶴部落，在台八線中部橫貫公路二十九公里處。原名「德芙蘭（泰雅語是水源豐沛土地肥沃之處）」，日據時更名為「古拉斯」，光復後因本地盛產五葉松，並常見大量的白鷺鷥於大甲溪上覓食飛舞，故易名「松鶴」。部落為中央山脈，大雪山山脈和八仙山山脈所環抱，又



大甲溪畔的松鶴部落。



傾聽松鶴部落
在地的聲音。



大甲溪流貫其中，亦有久良，里都，裡冷溪等支流流經，共構成此地特殊的山水地理景緻。松鶴向來以泰雅文化著稱，但由於早期林業開發，亦造就了它結合閩、客、外省，和原住民族群的多元人文色彩。

也許是造訪的時機不對，天空一派陰霾，飄著微微細雨，一下車，便撞見數幢塞滿砂石的廢棄透天厝，再加上想到，數年前，我站立的這裏，正是土石流淹沒生息的地方，胸口彷彿迅速被一種巨大的沉痛蓋住，久久地不能自在呼吸。

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蔡長地說：「有些是刻意留下來的。」為的是一種提醒，見證。九二一大地震造成鄰山土石鬆動，中橫路斷，半數的屋舍受損，遊客銳減，那是首度的危機；二〇〇四年，七二大水和艾利颱風接連侵襲，造成溪水暴漲土石流亂竄，終於使得松鶴幾乎毀壞殆盡。經過五年了，家園重建仍有很遠的路要走。談起這段往事，松鶴的人儘管多了點滄桑的感覺，卻一點也不悲情。



坡豹·亞素老師吹泰雅口簧琴。

傳承記憶 生生不息

目前溪流整治，已得到很大的成效。近年來水保局在河道疏濬，拓寬和取直的工程，特別下了工夫，且於溪流裏設置多處既能阻擋大石，兼顧美觀的梳子壩，還配置了一套土石流預警系統。一旦溪水流量超標，偵測系統便會傳送簡訊緊急通知各相關單位。另外，「培根計畫」亦在此分階段展開，希望能培育更多在地人士，投入部落文化的傳承，建立自主發展的特色。

當我們默默眺望著大甲溪畔的堤防工程時，突然傳來陣陣撩撥心弦的樂音，玻豹·亞素老師正在一旁，拉起泰雅口簧琴，聽了彷彿能將人引入靈山幽谷裏。他談到由於傳統的口簧琴，操作不易（利用線扯配合嘴的共鳴發出和絃），爲了這樣的聲音能推廣出去，則將它改良成彈撥的，讓人易學。在社區發展協會裏，玻豹老師更有口簧琴彈奏與製作教學，可說是爲此難得的聲音留下一可貴的命脈。

林場巷內仍留著六十年以上的歷史印記。曾是八仙山林場

（台灣三大林場之一）火車的中繼站，隨伐木業停擺，鐵道已改爲石板步道，唯昔日的火車站及十餘幢檜木板屋群，保持著古樸原貌，卻多已人去屋空或閉戶深鎖，目前只有極少數當年參與林業開發的老人還住在這，成了歷史活生生的見證者，說書人。

除了自然山林和多元的人文景觀外，松鶴地區的物產，亦讓人烙下深刻的印象。五葉松能做成五葉松汁，清香爽口，還具降低血脂、膽固醇的食療效果。據說，只有當地的五葉松才適於飲用，曾有當地人拿外來的葉種



松鶴部落的檜木板屋群。



松鶴一溪在八八莫拉克超大豪雨中的情形。
(攝影／黃國鋒)





被誤為蜂鳥的小長喙天蛾。



松鶴部落遭受風災的景象。

實驗，味澀苦而難於入口。鱒龍魚、鱒魚，幾乎是到此來訪的饕客必點的佳餚。裡都溪旁的「東昌鱒魚養殖場」，引入了八仙山上的泉水飼養，是鱒魚肉質鮮甜的關鍵因素。已經營了第二代的業主說，從松鶴至谷關地區，約有八成餐廳的鱒魚來自於此，最北更銷往宜蘭。然而，他的魚塢曾遭土石流淹滅了三次，又重整了三次，依然生生不息，讓我不禁暗自佩服其強大的再生韌力，那或許也是松鶴這一代人具體而微的縮影吧。

受創村落再生 愛永不止息

臨別部落前，我偶然的目光正巧被一隻翅膀快速煽動，時而定

格，時而八字逡巡在花草叢中，伸著長喙吸蜜的身影所吸引。仔細定神一看，心裏一陣驚喜，還在懷疑自己撞見的究竟是不是蜂鳥？大夥兒就七嘴八舌肯定那絕對是一隻蜂鳥，而我的心裏豁然開朗了起來，因為牠似乎在告知我說，其實松鶴並非只是隻傷癒待飛的鶴，反而就是始終不懈充滿旺盛生命力的蜂鳥啊。

我後來翻找各種飛行生物百科，並比對相片，結果發現那天以為的，是個「美麗的錯誤」。那隻像「蜂鳥」的，其實叫「小長喙天蛾」。八月六日，我離開松鶴，兩日後，台灣中南部受莫拉克颱風重創，數十個鄉鎮山村都慘遭土石流毀村滅頂，造成數百人死亡。過去常遇土石流侵襲的松鶴，這次則幸能安然無恙。



謝旺霖

謝旺霖，大學時主修政治及法律，研究所攻讀台灣文學，目前為東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曾獲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文建會「尋找心中的聖山」散文首獎，桃園文藝創作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二〇〇八年首部創作作品出版，《轉山——邊境流浪者》，被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譽為，「宣告一位傑出作家的誕生」；著名詩人陳義芝讚稱，「一千本書裏挑不出一本的好書」。書甫出版，旋即躍上誠品，博客來，金石堂華文創作排行榜第一名，引發各大媒體競相報導，訪談，演講邀約不斷，並帶起一波台灣青少年壯遊流浪的風潮。



水土保持局在大甲溪進行溪流整治效果卓著。

雖然放下一顆懸宕的心，但一想到其它災區正承受的一切，我的心裏又沉痛了起來。我想，大雪山社區及松鶴部落只是台灣村落再生的兩個縮影。其實每個隱身在台灣山區受創的村落，也一定蘊含這樣堅毅的力量。因為對他們而言，家在那裏，愛就在那裏，源源不絕的生命力也將從那裏培根長起。

企業家在農村

嘉義縣・義竹鄉光榮社區

李孟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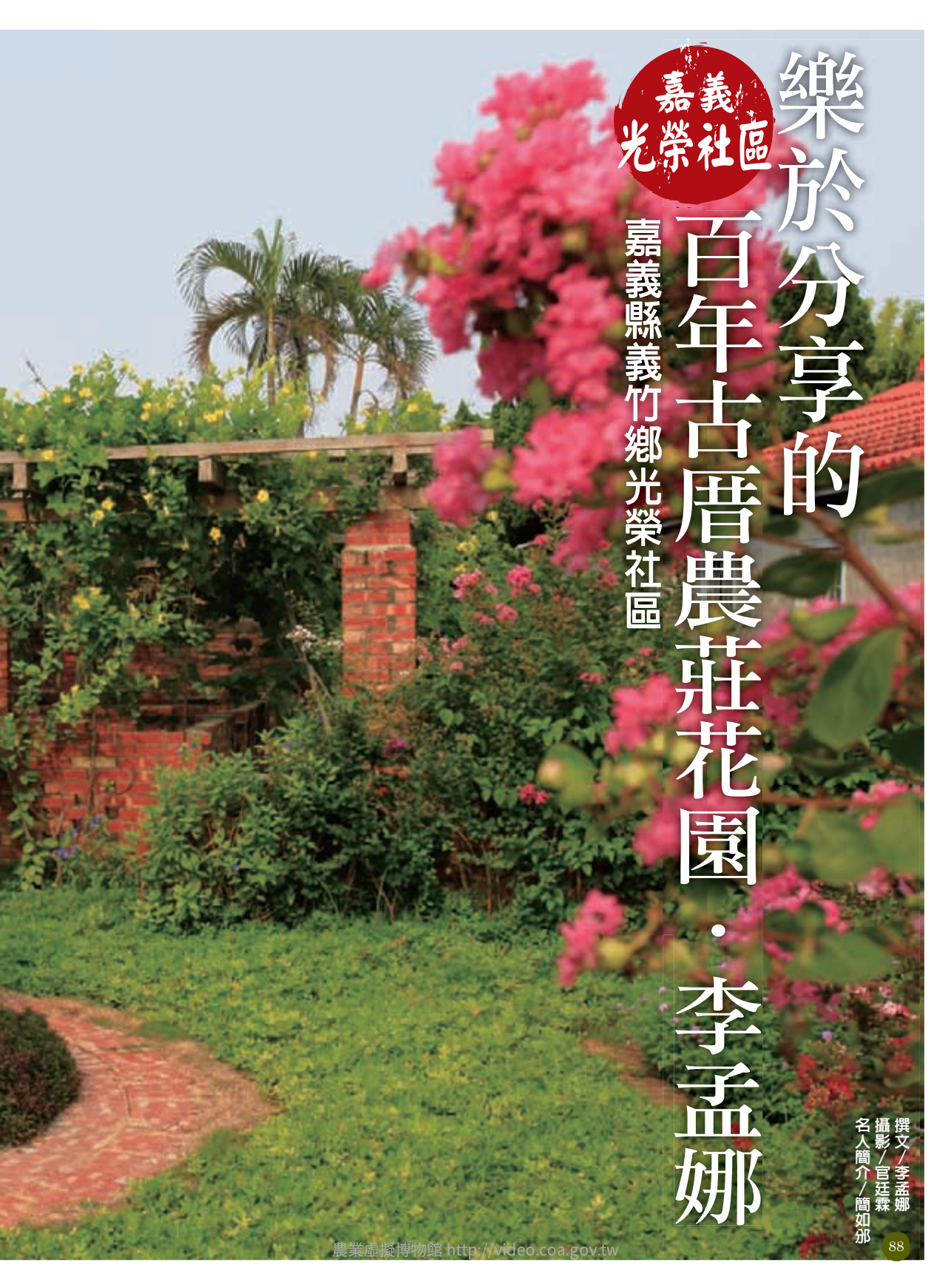
88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社區

戴勝益

102





樂於分享的

嘉義縣義竹鄉光榮社區

百年古厝農莊花園
· 李孟娜

撰文／李孟娜
攝影／官廷霖
名人簡介／簡如那



走訪了義竹鄉光榮社區，我才頓時有所體悟！原來，農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原鄉人」而言，實有不同的生命價值與意義，外出打拼的遊子和家鄉臍帶相連，情感濃得化不開，心中夢想，總有一天，終歸要衣錦返鄉、落葉歸根。

【農村Profile】



豐美農產與豐厚人情

光榮社區有相當多珍貴的歷史文化，是台灣鼎鼎有名的富麗農村之一。社區由東光村和東榮村組成，古早舊地名叫「東後寮」，方方正正，約有一二公頃，東後寮隱匿於嘉南平原星羅密佈的棋盤式田園中，在嘉義縣的最南邊、緊鄰著台南縣，是平原上的傳統農村聚落。

東後寮坐落於義竹鄉的東半部，舊八掌溪的沖刷使得土質肥沃，稻米是主要作物，高粱、飼料玉米產量都居全國之冠，桑椹更是遠近馳名，時下養生抗氧化超夯的諾麗果汁，由諾麗果提煉製成，在這裡也有大面積的種植，諾麗果的植被像是厚厚的草皮，保護了水土。

東後寮不僅是居民土生土長的住居地，更是先祖來台落腳的根源地，有祖先宗祠及祖產、祖業，還有姓氏家族幾代人共同努力耕耘所創造輝煌一世的記憶。如今，工商業發



●豬圈改頭換面變成優雅的涼亭。

展，子孫個個到外地就學經商，光榮社區人口漸漸流失，現僅有一千五百九十餘居民，而高齡六十五歲以上的阿公阿嬤就占了近三分之一。少了年輕人的熱鬧，偌大的家園似乎也顯得空空蕩蕩，沒人住的祖厝經年受風雨摧殘，也慢慢地傾斜頹廢，而守著祖宅等候子孫歸來的阿公阿嬤，看到社區的殘破，心中則有無限的不捨！

終於，九十一年，光榮社區東光村蕭加朗村長、東榮村丁勝義村長和社區發展執行楊惠雯同心協力的領頭下，幾位阿公阿嬤下定決心，一個一個說服社區的居民，自發性地開始自力復育社區。之後，也在水土保持局的培訓之下，讓社區的營造計畫更加成熟，也讓社區風貌更活潑。



當地居民大方分贈甜美龍眼。



光榮社區的資源回收廠執行回收非常徹底，全由居民自發處理。

這

一天，農曆六月十一，大暑節氣後，日頭赤炎炎，

氣溫悶熱，從台北搭高鐵，在嘉義太保站下車，沿著台十九線進入義竹鄉，約莫半個小時，就轉進了一片平坦舊稱為「東後寮」的光榮社區。

踏進社區路口，一眼看去，哇！真格地！這裡沒超市、沒商店、沒餐廳、沒公車、沒霓虹燈、沒高樓、沒新房，數不清的「沒」……，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際的平原、幽徑、古宅、老樹、老街、老人！

穿著白色汗衫的阿公，不急不徐地，騎著鐵馬帶著麻布袋，

爬上一層樓高的老龍眼樹，用加

長的竹竿鉤子，勾下一串串帶著

龍眼葉的龍眼，大笑說：「阮後

生和孫仔明載要返來，阮緊來準備！」隨即從樹上跳了下來，迎

面塞了一大把現摘的龍眼，一顆

一顆的龍眼個頭不小，入口汁多

味美，真甜、真好吃！

不遠處，瘦小的阿嬤，戴著

斗笠包著頭巾，雙手穿上粉紅花

布袖套，彎著身蹲在舊糖廠鐵道

旁，一手一手地拔除栽植裡剛冒

出頭的雜草，遠遠地就像一幅大

自然的畫作，讓我聯想起日本電

影《不思議の幸福列車》，描寫

「風町」的老人不僅留守家鄉，





還自動整理老舊家園，接待不經意搭火車遠道而來的客人，來訪風町的年輕人受到感動，最後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光榮社區把傳統的農村生活保存的這麼完好，相信背後一定下了不少的苦心吧。

社區的中心，就設在東榮村丁勝義村長的客廳中，厚實的原木座椅、五〇年代磨石板，古色古香；丁村長滿頭白髮，人古意也



當地居民閒暇時，自發性美化當地環境。



原來被當成鬼屋的廢棄房舍，現在是社區的夢公園。



● 這個生態池是住戶將自己庭園提供給居民休憩的公共空間。 ● 當地栽種的薄荷。



很有古味！一早就為我們煮好了社區的特產——酸酸甜甜的冰鎮桑椹汁，盛在一個一個冰涼的鋼杯裡，乍時，一股熱氣全部消去！東光村蕭加朗村長則是謙和的側坐於原木座椅之後，安靜地聆聽，不時的點頭微笑，十六年前從台北嫁到社區做媳婦的社區發展執行楊惠雯，妮



原本廢棄頹頹的傳統土角厝成為庄頭藝廊。



妮地述說光榮社區的發展史，這一刻，我開始觸摸到，光榮社區那一顆熾熱的心了。

糖鐵喚醒兒時回憶

自九十一年，社區的阿公阿嬤們開始有了重建社區的想法，他們發現，社區居民共同的兒時回憶都是舊糖廠的「嗚嗚汽笛聲」、「車站」和「台糖鐵道」——這條窄軌的舊糖鐵，貫穿了整個社區，是居民的生活重心，經過向台糖認養後，少了枕木的火車軌道，每一個空隙都鑲嵌一

片村民自行以二公分見方多彩繽紛小方格瓷磚拼貼創作的裝置藝術瓷板，瓷板上還有創作人的署名，極具價值和意義。

舊糖鐵旁的街道非常乾淨，聽說是丁勝義村長每天清晨五點醒來的打掃功課之一，從不間斷，社區一位花木專家自願協助栽種適合的藝術植栽，綠茵上綻放小黃花，形成一種少見的公共空間造景。

舊糖鐵在穿過社區嘉二十二線馬路前，設置了令人回味的「台糖火車頭」，車頭繪有眉毛、兩個眼睛、四個車輪，取名「開往



幸福」。穿過馬路後，舊糖鐵的那一頭，有個兒時的「火車站」，雖然其實看不出站的設置，但裝置了一長條的候車椅，坐在候車椅上，彷彿可以聽到鳴鳴的汽笛聲。

舊糖鐵道穿過馬路的另一邊，就是原來許多小孩晚上不敢路過的「鬼屋」。一場火災，將碾米廠燒的精光，留下黑烏烏的樑柱，雜草叢生，臭氣沖天；九十五年培訓課後，社區凝聚共識，要將這塊最恐怖的地方變成「東後寮的夢公園」。在村長、鄉公所、社區協會的奔走下，屋主石頭伯慨然允諾，一口氣清出了三十八



光榮社區將舊糖廠火車的公共記憶重新拼裝在牆壁上。

台卡車的廢棄物，社區保留了原來的紅磚樑柱，由老師指導，阿公阿嬤一起動手彩繪長滿藍綠圓果實的大樹，對著嘉二十二線大馬路的紅磚牆上則彩繪了「東後寮聚落導覽圖」，而臨著舊糖鐵道的紅磚牆，也彩繪了一列開往幸福的列車，車上有揮手的列車長、向村民揮手再見的乘客，意境十足。夢公園中一廂房的內牆上，彩繪著一對白髮阿公阿嬤席坐舉杯的景象；再往前走，有一口老井，周圍鋪上一大片濃濃密密的韓國草，真想躺在這裡小憩一番；夢公園的另一邊向外的高紅牆，則彩繪著八位穿著時髦洋裝阿嬤優雅曼妙的舞姿，增添不少風采。再往前一點，夢公園裡還有生態池，青蛙嘎嘎叫著。

我們在社區陳阿嬤家中用餐，



東後寮教堂。

陳阿嬤的家是兩層樓的樓房，庭院花木扶疏，原來種絲瓜給在天母開五金店兒子販賣沐浴絲瓜的邊園，一年收成兩萬元，但在社區理念的推動下，也改闢為生態池。沿著池邊植著花花草草，樹蔭下放置了木製涼桌涼椅，開放給社區居民來小坐一番。陳阿嬤的廚房很大，餐桌上的菜肴大部分是庭院前栽種的植蔬，「有水、有肥、沒農藥」，味道真的甜美極了！

餐後，我們慢慢踱步走向兩棵長在一起的百年大榕樹，九十四年，社區為兩棵相依的老榕樹舉辦結婚典禮，貢上七甕紅布好酒，命名「夫妻樹」，裝設幾張座椅和翹翹板設施，從此阿公和孫子又多了一個休閒好去處。



原來堆積垃圾的房舍經過居民共同整理後，打造為記錄歷史的古厝。

農業歷史博物館 <http://video.cba.gov.tw>



趙家古厝經過修復後，回復舊時的燦爛模樣。

百年古厝展新貌

沿著夫妻樹往裡走，門牌上寫著「東後寮二六八號」，就是清代中葉所建的趙家古厝院落之一。閩南式紅磚木造瓦簷的古厝風格強烈，木門開立在中軸線，木造窗格上下錯置的古味濃厚，碎花布幔在窗外橫披，庭院以紅磚瓦片鋪成，儘管褪盡風華還有幾許風霜，但是古厝幾乎沒有被刻意改造過，保存良好。側門前綠意盎然的薄荷滿佈，含在口裡滿嘴清香。老宅庭院中矗立一座白鐵製水塔，高高掛在比屋頂還高的鐵架上，顯得異常突兀。順著紅磚步道，在院落裡穿過巷弄屋簷，老厝在角落裡還散放著許多古式農具，幾棵老欖古樹，增添古厝景致。

趙家古厝院落裡再一轉，就來到「東後寮二六七號」的三合院古厝。

這一戶的紅磚牆面已經敷上清水模水泥，三面廂房的上半部都漆上白漆，正面木門雖仍開立在中軸線上，但已改為雙開鋁門，窗戶也已由木窗改為鐵格柵窗，看來局部已經經過整修，東西廂房的木門則仍維持原木不上漆的風貌，木柱也完全不上漆，屋椽上的裝飾做工很細膩，宅院中還保留了牛房、馬房，凸顯了當年大宅院的風華氣派。

沿著院落來到另一邊的古厝弄堂，這片廂房的紅磚牆面是「工」字法砌磚，媲美板橋林家花園，相當有藝術氣息，但是木作窗戶多已腐朽，農委會適時地修復了老宅廂房上七座原木斗拱窗櫺，也將庭院的紅磚路面重新鋪設，改善了環境，維護了古蹟，老宅有了新生命，社區也多



改頭換面的豬圈成為居民休憩的角落。

了一份思古幽情。

趙家古厝連接舊糖鐵道邊，有個不大的古早豬寮和絲瓜棚，早已廢棄，社區和趙家叔伯一起清理，將瓜棚搭高、還原了豬寮的風貌，完整地呈現了傳統農家豬寮的樣式，豬寮裡設置了座椅和步道，種植了植栽，瓜棚木柱上、古井旁的木造涼亭上，分別貼上以「東榮社區」四字嵌入的對聯「東風吹來精神爽、榮光煥發景色新、社會到處有溫暖、區域風光真迷人」，「東方日出天下明、榮耀風光四季春、社會風評好地區」，坐在這裡小憩，可以想見當時養豬農業的盛況。

光榮社區最值得一提的是，居民個個不落人後，東榮村長丁勝義提供私人土地，興建了一個光榮環保回收場，有五十三位環保義工，善用廚餘，每月回收變賣約四千元，全部用來濟貧。光榮

社區內原有二十五處老舊髒亂廢宅，在一個勸一個的努力下，將廢墟拆除，建成街景一角的口袋花園，還闢有特色的庄頭藝廊，展示素人的創作藝術。我看到阿公阿嬤為復育東後寮那股人人不藏私的慇懃，令我好生感動。誰說農村沒有活力？離開光榮社區，依依不捨，「不做，會來不及！」這句話一直在我心中迴響著。



遊客在光榮社區體驗耕種的樂趣。



走入農村，身心減壓

李孟娜，南僑化工家品事業部總經理，大學時讀的是歷史，研究所讀的是企管，兩者看起來似乎絲毫不搭軌，但其實給了她獨特的視野與思考角度。

擁有豐富品牌行銷經驗的李孟娜，平時看起來是位幹練的專業經理人，但紮實的歷史訓練，讓她會以歷史人物為借鏡，而涵括儒道佛法等多方思想的中國哲學，讓她在商場中有了不同的觀察與思維。在經營管理的專業之外，李孟娜習慣細心感受周遭的細節，她有時也習慣將自己暫時抽離，才能用另一視角理出事情的脈絡。

平日在都市、在辦公室忙碌的李孟娜，有時就會將自己暫時抽離，「遠離塵囂，最好就是一股腦兒往郊外的農村走，作個閒雲野鶴，恣意放蕩，慢慢地呼吸，慢慢地閱讀綠油油的良田美景，心靈就會霎那間豁然舒暢，身心解放！對我而言，去農村一趟是我減壓的祕密。」



李孟娜一家人坐在天然的地毯上，享受難得的農村悠閒時光。

鄉居 · 戴勝益

嘉義
板頭社區

農村幸福學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社區



文字／鍾文萍
攝影／楊智仁



新港奉天宮是大甲媽祖遶境的最後一站，每到農曆三月香期，新港至少湧進十萬香客，幾乎是全鄉人口的五倍。

前往奉天宮、遊覽車頻密往復的省道路上，有條小岔路進入板頭社區，那是個安詳靜謐有如真空的小世界。外頭漫天的車煙硝煙、人聲鞭炮聲都給隔絕了，清流曲折、淳樸隱秀，宛如一條通向世外桃源的祕徑，隱隱牽動著你嚮往田野生活的真心。

【農村Profile】



頂茅園鄉土館販售的在地農產品。

大河氾濫 北港變新港

新港鄉板頭社區由板頭、共和、南港三個相鄰小村共同組成，隔著北港溪與北港鎮遙遙相對。一百多年前，新港、北港原是相連的，板頭與北港鎮連著臨海的一區，曾是個大港口，古名「笨港」，清代是商賈雲集的重要港口之一。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北港溪大氾濫改道，滾滾洪流硬生生的將笨港一分為二，成為笨港北街（即今北港）、笨港南街（即今新港），板頭便在這次河洪肆虐後，被迫與笨港分離，成為新港的一部份；也





小小村民搭上復駛的小火車，興奮得不得了。

正是板頭社區三個村雖然行政區域上歸屬新港鄉，但無論歷史、文化、生活乃至於社區特色營造、景點規劃，卻與北港鎮更密切相關的主要原因。

北港糖廠當年撑起經濟一片天，五分小火車轟隆隆橫越北港溪，從嘉義經北勢尾、牛斗山、新港、板頭厝開往北港，是板頭村民每日賴以上工、上學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自從多年前橋身因不耐溪水長期沖刷斷裂後，「若是火車↗轉來」就成了村民一致的盼望。為重現這段珍貴的集體記憶，板頭人自行打造了一台相似度幾達百分百的小火車搭載村民和遊客四處趴趴走，懷舊意味十足；沿著鐵支路兩側種植草、進行綠美化，使用擅長的剪黏手藝，沿線拼貼出牛車、農耕等戶外裝置藝術，好讓人沿著鐵軌，踏尋天際那端的糖糕味。北港溪經過數次整治，如今少泥濘了，村民還合力打造了竹筏，搭船體驗這曾為濁水溪四大入海分流的浩瀚風光。

「牛車走鐵路，竹排來擺渡，火車跑大路」板頭人很愛拿這段自創的順口溜自娛娛人。火車能否回來尚未可期，可是在這份共同願望的引領下，板頭人找到了發揮故鄉真特色的人本根柢，越玩越精采。



「遠離塵囂」像句魔咒，讓人的想像馳入天際，勾勒出穿越雲層，繼而出現仙境般的奇幻畫面。戴勝益笑說，有時候忙得煩了，還真想效法陶淵明拋開公事紛擾辭工下鄉，過起「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的農居生活，心情和視野，立時海闊天空。

板頭村隨處可見的裝置藝術。



中斷的糖鐵鐵軌部份規劃為觀景步道。



板頭阿兄的70元銼冰清甜迷人。

揚竹筏遊北港溪，體驗板頭居民的古早生活記憶。

糖鐵火車復刻版

「不用跑那麼遠啦，我們這裡就是個塵世桃花源。」頂菜園鄉土館主人陳明惠哈哈大笑起來。他是頂菜園發展協會理事長，與村長杜徐灝、板陶窯陳忠正，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的蘇國彰、蘇士力等人，同為板頭社區營造最重要的靈魂人物。遊覽車司機造火車，剪粘師父開民宿，農園主人變身社區規劃師，這一群人大膽跨行，捲起袖子在家鄉篤行自己的農村人生。大夥心裡明白，務農維生的年代過去了，唯有大膽

轉型，將地方產業與文化創意緊密結合，藉以吸引觀光、青年返鄉，才是傳統農村未來發展的生機。

為表率，陳明惠在數年前將自家農地改建成鄉土館，蒐集、陳列上萬種農村古文物。老舊豬舍改造成提供農村料理的「豬舍客棧」；木製電線桿拿來當做小木屋建材，早期糧食局存放糧食的倉庫，則搖身一變，成為泡茶聊天的客座包廂；還有一個「縣寶級」文物——嘉義客運早期的售票亭，是全嘉義最後一個了。板頭窯則將窯廠擴建為交趾剪黏







園區，開放參觀、推廣剪黏藝術DIY，半日遊剛剛好。

村民深信，若是火車轉來，代表交通便利了，就會帶來工作機會，年輕人可以留在家鄉工作，再也不必離鄉背井（阿婆一旁插嘴：「阮哪坐火車來去買菜嘛卡方便」）。於是，曾經風光、早已停駛的北港糖鐵小火車和復興鐵橋，成為貫穿社區、凝聚團結的力量泉源；「希望火車」轉來」宛如一株夢想的引子，在居民的熱情中燃出漂亮的火花，讓板頭變得更美、更好。

村民利用舊廢料，一木一牆重建了當年的板頭厝車站；買來一台TOYOTA中古汽車，用汽油桶、燈泡手工焊接打造出一台跑馬路的「小火車」（戴勝益笑說：「這肯定是全世界最像火車



水仙宮為當地信仰中心。



板頭窯的交趾陶。

的汽車！」）。車站落成、通車這一天，特地請來大家心目中的成功老闆範戴董負責剪綵，正式盛大的舉行了啓用典禮。當汽笛鳴鳴響起，火車頭冒出乾冰製的白色車煙，大人小孩搶著排隊買票、搭「火車」遊街，整個板頭社區都為之轟動。

社區這些年更致力於將廢鐵道變成公園、大川詩道，雕塑鐵道綠廊，開設「板頭阿兄」十元冰鋪等，復古台灣純樸的農村景觀。小村依舊沒有大型商店，最近的「」要騎車十分鐘到新港才有，然而清晨的朝陽，黃昏的白鷺鷥歸巢，隨風擺盪的綠林，對比一公里外省道上呼嘯而過的車流，板頭村廣袤的稻田菜園與河岸綠地景觀，大隱於市的氣氛分外怡然。在商場上「走跳」數十





行船擺渡 划過青春的記憶

年、台中清水長大的戴勝益也忍不住驚奇說，沒想過向來是工業重鎮的西南沿海地區，居然也能這麼充滿清爽的田園風情。

小火車都能復活，行船擺渡，更是何難之有。低氣壓覆蓋的微雨清晨，趁著北港溪潮水未退，一行人起早搭上村民自製的



● 涉水北港溪。

竹筏遊河去。北港溪流經雲林、嘉義，共有十五條支流匯聚，長約八十二公里，一天兩次漲潮是乘船賞景的好時機。和小火車一樣，渡船也都將納入板頭社區的套裝行程之一。

船到鐵橋，原本沈默拘謹的阿婆們突然吱吱喳喳起來：「就是這裡，卡早攏是坐火車去北港去做工……」橫跨北港溪的復興鐵橋是國內最長的運蔗鐵橋，全長八七〇公尺，造型特殊，尤其鐵橋繞彎，曲度之大，全台獨一無二。顛巍巍下了船，揮汗奮力爬上岸邊土坡，抬頭望向橫越天際的巍峨橋身，仰之彌高。阿桑說，以前有時窮得連火車票都要省，幾個女工便結伴一起走過鐵橋到北港去做裁縫，中途遇到火車來了，鐵橋旁邊有階梯可以爬



北港溪河道變遷解說。

下橋墩「躲一下」，等火車過了再爬起來繼續走。「吼，實在真艱苦咧。」拍拍胸脯，記憶猶新。

橋下流連太久，回程時水位已退，竹筏無法靠岸，乘客只好捲起褲管、拎起鞋襪踩過淺水上岸，溪底淤泥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要跌倒。光著腳丫的戴勝益看起來比誰都興奮：「不是爬坡，就是涉溪。」一群大人笑得東倒西歪。

千金難買好厝邊

大片綠野，迤向天際，全新港鄉有六十公頃花海，板頭社區就佔了三分之一，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忠正說，他們還計畫將來要推動一家一菜，全村兩百多



板頭社區的千歲娘子醒獅團。



交趾陶黏的絲瓜棚。

戶，家家戶戶都是綠美化。
沿著田間小徑一步一步踏，完全採有機耕種的菜園這季收成豐富，再過兩個星期，萵苣、大陸妹就會長成一片油亮翠綠的美麗菜田，種菜的阿姐還計劃在菜圃邊緣加種幾株銅錢草保水，隔壁鄰居則加設好幾座棚架，準備種絲瓜讓藤蔓果實攀爬得更高更密。阿姐說，自從明白自家菜園原來也具有美化社區的功能，大家種得更勤快了。隨手裝了一袋番茄硬塞進手裡：「自己種的，放心吃。」

坐山迎風涼，真情飲水飽。
彼德·梅爾山居普羅旺斯的自在快活，想來也不過如此吧！



頂茅園鄉土館餵牛吃蕃薯體驗。



王品集團董事長 樂在工作生活家

戴勝益，當今台灣最大餐飲連鎖集團的創辦人，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曾出版過一本《董事長愛說笑》，真的和本人相處，才發現這位已被社會歸類為「企業界大老」的人物，是個「玩」的專家——主掌年營業額近五十億的餐飲集團，他卻月休十五天，把生活的目標定在「遊百國、登百岳、年吃百店」。依照他的說法，是「頭家閒閒，屬下英明」。

熱情不難，經營才難；無論企業還是社區產業，都是如此。社區經營有成，如何維繫並繼續發揚光大，是現今板頭村民面對的共同難題，戴勝益感同身受：「當公司賺錢，考驗才開始。」如何讓上百位合夥人為公司齊心獻策而不會爭權奪利，戴勝益貫徹的是「制度要建立，溝通要落實」。他說，社區規模小，靠的是眾人的齊心協力，當社區壯大，就要靠分工明確的制度來規範。不同的是，企業股東合則聚，不合則散，社區卻沒法這麼瀟灑以對，「因為合夥人可能就住在你家隔壁。」照這麼看來，當公司老闆其實不怎麼難，經營社區才需要大智慧哪！

